

歷史空間

# 黃金盒裡盛紅雪

文：王兆貴

提起臘八，人們首先會想到喝「臘八粥」和泡「臘八蒜」。

喝臘八粥的民俗，盛於宋朝，相傳因釋尊成佛於十二月初八，所以「臘八粥」又被稱作「佛粥」。據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記載，臘月八日這天，東京「諸大寺作浴佛會，並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，謂之『臘八粥』，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雜料煮粥而食也」。陸游「今朝佛粥更相饋，反覺江村節物新」，說的正是佈施佛粥的民俗；清代李福「臘月八日粥，傳自梵王國」，說的則是臘八粥的由來。道光帝還曾以《臘八粥》為題寫過一首律詩：「一陽初復中大呂，穀粟為粥和豆煮。應節獻佛失心虔，默祝金光濟眾普。盈幾馨香細細浮，堆盤果蔬紛紛聚。共嘗佳品達沙門，沙門色相傳連炬。童稚飽腹慶昇平，還向街頭擊臘鼓。」可見當年臘日慶典之盛況。總之，自宋代始，喝臘八粥成為僧俗合一的歲末傳統風習，一直延續至今。只不過，今人很少到廟裡喝粥了，自家可以加工，或是到超市買半成品回來煮。那麼，在此之前的唐代，歲末節令又有什麼講究呢？

唐代佛教盛行，卻未見「佛粥」風行，只有臘日之祭，尚無「臘八」之典。明人趙大綱在《杜律測旨》中說，「唐以大寒後辰日為臘」。臘日放假三天，舉行臘祭：祭祀神明和祖先。臘日之際，皇宮有恩賜百官的慣例，史稱「臘賜」。

據我瀏覽所及，僅《全唐文》中記載的臣子對臘賜的謝表、謝狀，就不下30條之多，其中涉及的禮品種類，有口脂、面脂、臘脂、紅雪、紫雪、澡豆、面藥、香藥、銀餅子、官服、新歷書、鍾馗畫等。每位大臣所受的臘賜並不完全相同，其中尤以口脂、面脂、紅雪、紫雪、歷書居多。臘賜之舉，在唐代的詩文中也屢有提及。

如，晚唐文人段成式的《酉陽雜俎》記載：「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、臘脂，盛以碧鍍牙箱。」杜甫《臘日》詩云：「口脂面藥隨恩澤，翠管銀罍下九霄。」劉禹錫《代謝歷日面脂口表》：「中使霍子璜至，奉宣聖旨……兼賜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歷一軸、臘日面脂、口脂、紅雪、紫雪並金花銀合。」王建在其洋洋灑灑的《宮詞》中，詳細描繪了包裝、敕封和派發臘賜紅雪的場面：「黃金合裡盛紅雪，重結香羅四出花；一一傍邊書敕字，中官送與大臣家。」宮女們將盛在黃金盒裡的紅雪，用香羅彩帶縱橫纏繞，重疊結為四出花樣，並一一旁批表示御賜的「敕」字，再由中官（亦稱內侍、中使，即宦官）送到諸位大臣家中。

「黃金合裡盛紅雪」，高貴、冷艷、奢華，恰與郭震的「碧玉盤中弄水晶」集句為聯，堪稱絕世妙對。不過，這紅雪、紫雪之類的贈品，感覺上漫溢着香閨脂粉氣，難怪今天的讀者大惑不解：年末歲尾，皇帝向大臣賜官服、送歷書很正常，贈脂粉算怎麼回事啊？探究起來，這些物件

確與護膚有關，但卻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化妝品。準確地說，應屬於洗理、護膚之類的保養藥品。中醫藥研究人員認為，雪劑是傳統中成藥的一種劑型，因其形態類似雪狀結晶而得名。由於這種藥劑的原料和成分不同，炮製出來的色澤也不相同，所以有紅雪、紫雪、碧雪等名稱。歲末御賜這些保健藥品，可能與冬春之際流行疾病及其養生需要有關。

據唐代《外台秘要》記載，紫雪的配方含有石膏、寒水石、磁石、滑石、犀角、羚羊角、麝香、沉香、丁香、青木香、玄參、升麻、甘草、硃砂、芒硝等十幾種藥物。作為中醫處方藥，用於防治熱毒的紫雪，已被收入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》，至今仍在使用。另外，粉、霜、膏、露、丹、硝、散等，也是中成藥的常用劑型。《紅樓夢》第六十回「茉莉粉替去薔薇硝，玫瑰露引出茯苓霜」，回目中提到的茉莉粉、薔薇硝、玫瑰露、茯苓霜，並非每日必備的化妝品，而是屬於帶藥性的保健品，是從植物中萃取精華，加上祛除腐爛的藥料配製而成，同唐代的紅雪、紫雪製劑相類似。其中，玫瑰露、茯苓霜應是滋補品，茉莉粉和薔薇硝則用於清熱、解毒、祛斑、除癬的非處方藥，或者說是民間偏方。歸根到底，都是具有美容養顏功效的方劑。

唐代大臣寫給皇上的謝表、謝狀，對臘賜的讚頌多有「雕奩既開，珍藥斯見」、「香膏凝潤於寶器，上藥秘重於仙方」、「頓光蒲柳之容，永去癘疵之患」一類的詞句，也可證明宮廷所賜的紅雪、紫雪、口脂、面脂等，屬於具備中藥功效的護理品。話又說回來，化妝品與藥品原本同源、同質，兩者之間多有相通之處，很難絕然分開。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為什麼要對保健品、化妝品進行抽檢，應該也是這個道理。

《全唐文》卷四百四十四《謝敕書賜臘日口脂等表》云：「中使某至，伏奉敕書，宣慰臣及將士等，並賜臣母申國太夫人口脂一合，面脂一合，澡豆一貼，並賜臣溫香一合，兼賜將士口脂等」。受賜對象中有大臣，有將士，有命婦，由此可見，宮廷臘賜並非專為女眷，而是男女通用。賜給邊關將士的口脂，顯係用於防治口唇皸裂的藥物，視作膏膏未嘗不可，但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美容化妝品。面脂、面藥等亦應作如是觀。

## 畫中有話

圖：張小板



## 豆棚閒話

文：吳翼民

# 漫山飛歌



惠山如今煥發着青春活力。 網上圖片

有山的城市是有福的城市，如果是十里青山半入城，那麼這座城市的百姓更是洪福齊天哩。江南諸多城市中，無錫就是典型的一座：一馬平川的城區，突兀着兩座山峰——錫山和惠山。兩座鬱鬱蔥蔥的山峰夾着一個碧波蕩漾的映山湖，端的是秀氣逼人呢。再登山而眺，城裡貫穿着一道道橋樑跨越的大運河，城外是帆影點點一望無際的太湖，這樣的城市要想不宜居也難。

無錫城裡的錫山和惠山是當地百姓最愛盤桓遊賞的風景名勝。錫山是無錫的主山，無錫即得名於斯，秦大將王翦滅楚，在錫山下挖得一碑，上有「有錫兵，天下爭；無錫寧，天下清」云云，說的是錫山有錫的時候，興兵爭搶，錫探盡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與其有錫，不如無錫，這地兒就被叫做「無錫」啦。這只是傳說而已，但我寧肯信其有。再說惠山，是無錫的一道天然屏障，山湧惠泉被唐陸羽品評為「天下第二泉」，此山又因清高宗乾隆褒揚「惟惠山幽雅閒靜」而名之「江南第一山」。

這座兩座名山為無錫獨得，無錫百姓是不會暴殄天物的，遂四季遊人如織。四季如織的遊人中有相當數量的老人。感謝政府對老人的優待，年滿六旬的老人遊這座古樸宏大而秀麗的風景區一律免票，於是每天至少有數萬老人把晚景交付給了它，於是玩着玩着，錫惠山麓漸漸成了老人吹拉彈唱、歌舞昇平的最佳去處。

我就是數萬老人中的一員，雖說不是天天報到，也是隔三五要到這裡來樂上一樂。遊山之樂樂何如？樂在迎朝陽而登高，樂在穿林莽而尋古，樂在繞秀水而覓趣，樂在邀知己而品茗，更樂在循美韻而放歌。

古老的錫山、惠山已然成了兩座煥發着青春活力的山，漫山遍野至少有數十上百處歌舞着的人群，尤其是一處又一處放歌的人群，有手風琴和電子琴伴奏着的，有江南絲竹組合着的，都打着流蘇飄拂、燙着金字「×××歌隊」的旗幟，是群眾自發組織的歌隊，幾十上百個人規模不等，配備着樂隊和音響設備，每個歌隊都有指揮者和主唱者，有的還專門配備幾個話筒供路過看熱鬧的人們主唱，有專門點歌換歌的司儀，及時把書寫得一目了然的歌譜歌詞高高掛起，供歌隊和臨時前來加入歌隊的人們對照着學唱。這樣的場合，熱氣騰騰，無論誰都不會扭扭作態，都可以忘情投入到歌的海洋之中。再聽大伙唱的歌兒，多數是老歌，也不乏紅歌，很有精氣神兒的。筆者便常攜着老伴一個一個歌隊挨着拜訪、挨着歌隊。半天下來，拜訪的歌隊一大串，便結識了許多老面孔。最有意思的是一個由癌症患者組成的歌隊，精氣神兒格外的飽滿，怎麼也看不出那些神采飛揚的男女曾經被判過「死刑」，他們言之鑿鑿說，忘情的歌詠是最好的良藥，唱着唱着，那癌神和死神便被屏蔽到了不知那個旮旯裡去了呢。我相信他們的說法，在如此惠風和暢的年代，在如此山清水秀的環境，有如此青春昂揚的氣氛，健康長壽是期可待的啊。

筆者年輕時曾經有過走馬行轅、粉墨江湖的經歷，但那是為生計、為稻粱謀、為脫離艱苦的知青生涯，雖說不乏風光，但終究負擔不輕，比方說天天在練功場上摸爬滾打，弄得「遍體鱗傷」，在舞台上稍有差池動輒要被視為政治問題而上綱上線……好了，時勢的頁碼翻過去了，翻過了沉重、翻過了匱乏、翻過了枯寂，翻到了多麼明艷和諧的一頁，我們的晚年，雖然頁碼無多，卻是最精彩的章節。好好享受吧，且在這古老而青春的境遇中抓住青春的尾巴，老夫聊發少年狂！

## 來鴻

文：青絲

# 梔子花

有幾句歌詞很具動感之美：「梔子花，白花瓣，落在我藍色百褶裙上……」凡是聽過這首歌的人，思緒都會跨越過視覺的門檻，在腦子裡直接浮現出梔子花的素潔意象來，並由歌中散發的淡淡憂傷氣息，感受到一種惆悵而又溫甜的心境。梔子花堪為回憶過往青葱歲月的最佳索引，男人們藉此符號，重獲了某個已悄然淡忘的記憶瞬間，女人們則由梔子花的形態和氣質，看見了昔年自己的青澀容顏。

梔子花開，是初夏時分的經典景象，於濕熱的流風吹拂下，散發出一股寧馨的氣息。與尋常花朵迥異的是，梔子花的花瓣為六片。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陽雜俎》曰：「梔子，諸花少六出者，唯梔子花六出。」古人根據梔子花的特性，呼之為「六出」或「支子」。而梔子初開花時為素雅的白色，隨著暑氣蒸熯，熾熱加深，花瓣又漸漸轉為了黃色。這種順隨時光的流動而變化的花色，也構成了不同的旨趣。韓愈詩云：「升堂坐階新雨足，芭蕉葉大支子肥。」盛夏時節，環繞在庭院裡的梔子花，與闊大的芭蕉一道，是用於烘托靜謐時光的美學文本。李商隱也有詩曰：「梔子交加香鬱鬱，停辛苦留待君。」被展現在歷史光影中的梔子花，還被塗繪上了一種傳統女性的隱忍意象，散發出溫潤而幽遠的香氣，為千古過往的讀者留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。



除觀賞外，梔子花還有藥用和食用價值。 網上圖片

據明代碑史記載，古時在華南一帶，梔子是很常見的本木植物，可是到了江蘇、湖北往上，梔子就漸為貴重起來。因北地氣候寒冷，梔子只能一年一種，難以形成普遍種植。故在北方，梔子很早就被作為經濟作物。北魏賈思勰的《齊民要術》載：「一頃地日須百人摘，以一家手力，十不充一，但駕車地頭，每旦，當有小兒僮女百十餘群，自來分摘，正須平量中半分取，是以單夫雙婦，亦得多種。」南北朝時，北方就有園地進行大規模的商業種植，到了梔子開花的時節，僅靠一家人的力量，很難及時把花朵採摘下來，須得僱請附近的婦女小孩來幫忙，並提供一部分作物作為分成，才能完成巨大的工作量。

收穫的梔子花，少部分是作為花材，供人插放於花瓶，陳放在客廳或書齋，藉以陶冶心性。明人方以智的《物理小識》曰：「梔子花摺處極碎之，以鹽入器中，不用水。」古人的經驗是把梔子花的剪枝斷口捶爛，花瓶裡不加水，改用鹽來養護花，就能有效延長梔子花的花期。這種用梔子花營造的插花藝術，能夠提供一種對詩意生活的憧憬和想像，喚起家居者的生活激情。還有一部分梔子花是作為香料填充物，如古人消暑用的竹夫人，往竹籠裡面加入盛開的梔子花，供人憩息時抱持，不僅清涼消汗，還能讓人從花朵散發的淡雅香氣獲取心靈的平靜。

另外梔子還有藥用的價值，有清熱消炎、涼血解毒的功效。但最妙的是用梔子花入饌，能讓人從視覺和味覺上，都留下它綻放的燦爛印象。《清稈類鈔》裡載有一種煎梔子花的吃法，「以半開之梔子花，調以鹽水，加細葱絲、大小茴香、花椒、紅麵、黃米飯研爛，與鹽拌勻，醃壓半日，以蜜煎食之」。這與今人用梔子花做蜜餞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而最家常的吃法是把梔子花切碎，混合蛋液一起煎，或者用梔子花加上肉末煮成清湯，那種曖昧的芬芳氣息，以及軟玉嬌香的滋味，就像是情人膩在耳邊輕柔地呢喃細語，讓人不知不覺就被軟化於無形。

我覺得，這也是梔子花的最好歸宿，能將最美好的瞬間化為永恒，從而無懼時間的蝕刻，避免終將走向的凋零結局。